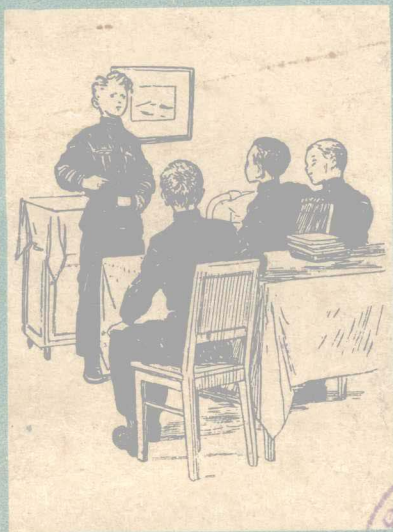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伊·麦切尔著
王貴元譯

同學們





伊·麦切尔客
王 贵 元 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苏联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活的小说。作者通过学生们的劳动锻炼、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中的一些事例，说明技术学校的任务不仅要把生产技能和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，而且要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苏联公民。作者对于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，如溺爱姑息等，也提出了批评。

I. Allet

Comrades

“Soviet Literature”

Nº 3, 1955

同 学 們

(苏) 伊·麦锡尔著

王 魁 元 译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大街条子胡同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16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8 7/8 印张

195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定价(4) 0.40元

第一章

1

米嘉醒得很早，象平常那样懒洋洋地躺着，等太阳晒到床脚跟前。逢到阴天，常常是山羊和母鸡的吵架把他吵醒。米嘉夏天睡在走廊上，跟住着两只山羊（媽媽和女儿）和七只母鸡的棚子只隔一道薄薄的板墙。

米嘉仍旧半睡半醒，他看着晒过来的阳光，玩味着躺在床上的舒服和当天晴朗的长夏永晝的乐趣。他脑子里慢慢地翻来复去地想着这一天会遇到的各种快乐的事情——忽然想起来，明天他就要离开萊比坚了。

他媽媽出来給山羊送水，把母鸡放出来。她經過米嘉的床，象往常似的停了一下，把盖在米嘉被窝上的外衣拉拉直。她以为他还睡着沒有醒，沒有惊动他；自从决定了他到莫斯科去，媽媽就沒有让他做家里的或者农坊里的事情。

“乘他能够舒坦的时候，让他舒坦舒坦吧，”她对自己这样说。“到了城里，他要做的事儿可多着呢。”

結果，最近这些日子，他过得十分懒散，这在他是不习惯的。学期早就結束了，当他一想到要做点事情的时候，总又会放下来，心里想：“为什么呢？我这就要走啦。”

今天是星期日。他本来已經和孩子們約好，天一亮就到頓河釣魚去，可是太阳現在已經高高的了。他們一定早已在那柳叢下邊釣了很久了。維特卡一定象平常似的在嘟囔着，說他們應該多往右边拋一拋。假使他們用了蚯蚓做魚食，維特卡总是堅持他們應該撒些米团做底餌；假使他們撒了底餌，他又說光用蚯蚓就够了。米嘉回想到他生成就是那么个别脾气，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口吃——因为他总是爱辯。”

阳光晒到了床脚上。他醒过来虽然才五分鐘，可是他已經把每一件事情都想到了。他一直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脑筋有时轉得那么快，有时又轉得那么慢。有些日子，在到学校去的路上，从一根电綫杆子走到另一根电綫杆子，就有那許多念头通过他的头脑，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；有几天，他从家里一直走到帖普金山，一路上竟想不出什么事情来让他思索——脑子里老是轉着一个什么糊塗念头。

吃早飯的时候，他媽媽一直在叹气，不住地在他吃的麥粥里加牛奶。她老是忘不了他出門这件事，已經成为习惯了（至少，她認為这样），她默默地、忧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干活。

米嘉年龄还小，不能充分了解媽媽的心情或者去安慰媽媽；他只是模糊地覺得媽媽在眼前的时候，他不應該过分地流露出因为要出門而高兴的神色。

“媽媽，我能帮你干点什么活儿嗎？”米嘉問。“我可以去鋤一鋤馬鈴薯地里的草嗎？”

“不，不用鋤，”媽媽嘆息着說。

“那麼，我到屋頂上去看看晒的櫻桃，有些怕要爛了。”

“不用去。爛不了，很透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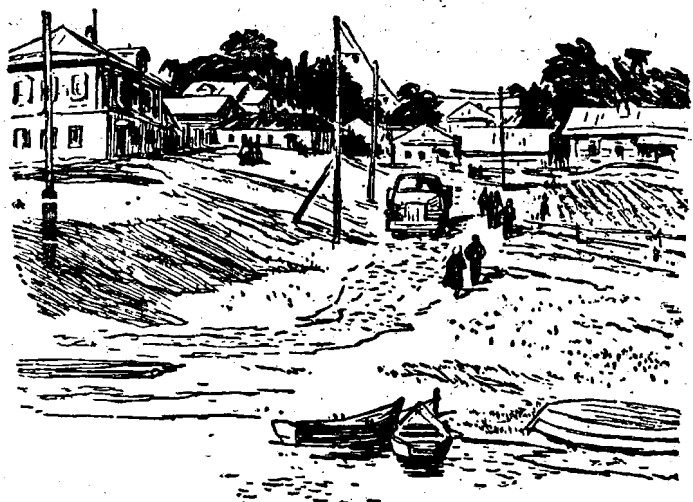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啦，我去頓河給你担些水來吧。”他終於找到了工作。他媽媽又在嘆息，但沒有再阻攔他。

一個巨大、清新而令人愉快的太陽，看來似乎正停在谷倉上空，几縷象草把一樣的白云依然東一縷西一縷地挂着，就好象打掃天空的時候，白云鈎在什麼東西上邊因而留了下來。

在小屋頂上，蘋果和櫻桃正放在框架里晒。在窗前，向日葵的圓腦袋沉甸甸地懸在粗糙的莖上。萊比堅的四郊，生活是半城市半鄉村式的。黃昏的時候，一群母牛和山羊順着長滿青草的大道慢慢地徜徉着，主婦們站在門前用各式各樣的聲調呼喚着：“柳芭——柳芭——柳芭！”“桑卡！桑卡！”一頭母牛朝着熟悉的声音轉過頭來，不耐煩地低聲叫着，好象在抗議：“為什麼這樣哇哩哇啦地喊？我老早聽見啦，我來了，”于是就悠閒地離開了大群。山羊們跑到主婦們跟前，清脆而又熱情地咩咩地叫着，很象是說：“好久不見了呀！”——這樣奉承一下，當時就在門口賺來一個胡蘿蔔或者一塊面包吃了。

所有這些全是黃昏時候的事情。而現在呢，在清晨，人們手里拿着公文袋，匆忙地在街上走過，工人們到磨粉廠去，還有運磚的卡車隆隆馳過。

一個月以前，在米嘉家旁邊的一座古老的兵營被拆除了，現在正把因為年深日久粘着石灰而發白的磚頭往城中心



运送，那里要修建一座大俱乐部。星期天，莱比坚的人们来帮助工作，到了星期一，那些散乱的砖头就矮了一大截，俱乐部的墙却只高起一点儿来。

米嘉决定到孩子们常去钓鱼的柳丛那儿担水。

顿河十分幽静，在早晨清新的空气里，一切响声都会清楚地从对岸传过来。有两个女人在那边涮衣服，她们用木杵在一块大石头上捶着；一个男孩子正赶着一头执拗的母牛到水里去给它刷洗臀部；一个老汉在舀出船仓里的水，船摆动的时候，链子卡答卡答地响；沿着远处的公路，几乎是在地平线上，从全区各地来的运粮卡车纷纷地向谷仓驰去。

这是非常熟悉的景象；不过在最近这些日子里，米嘉对

一切都是以新的眼光看待的。“我要走了，”他想。“而这里的事情还照样进行着。……多么奇怪……”

河流、天空、田地——它們就是他的組成部份，很难想象，沒有他，它們还能存在下去。他想把它們帶走，一同踏上漫长的旅途，到那个遙远而陌生的地方去；那么就沒有什么能把他吓倒的了。

“嘿——懶家伙，”当米嘉担着水桶走到一群孩子跟前
的时候，維特卡这样說。他坐下来，两条腿吊在河岸上。和維特卡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男孩子——米沙·柴泽夫，精神充沛的小东西，是这一群里最小的一个；还有伏洛佳·彼特連柯，他是从梁贊的一个技工学校回家过假期来的。

“喂，米嘉，我这儿魚上鈎来着，就是刚才，一条鱸魚呀，多大的一条鱸魚呀！——这么大！”米沙·柴泽夫喊着，这些話象連珠炮似的直放出来。他站在沒膝盖的水里，嘴唇都冻青了，渾身微微地哆嗦着，可是两眼还是兴奋得发光。

“撒謊，”維特卡簡短地說。“鈎住草根，說是鱸魚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什么也釣不着的；他光用蚰蛄嘛，也应当用用底餌呀。”

維特卡把他的釣竿提起来，在魚食上啐了三口，这样可以把晦气啐掉，然后再把釣鈎抛出去。



“喂，你什么时候走哇？”伏洛佳·彼特連柯問。

“明天。”

“害怕不？”

“不怕，怕什么？我会安排好的。”

“可是，你要是安排不好，就到梁贊去吧。我們那里要人。”

“人家到了莫斯科，誰还希罕你那梁贊！”維特卡說，有些口吃。

“上鈎啦！上鈎啦！”米沙·柴泽夫喊起来。“真的上鈎了，鈎儿拽得多紧，你不覺得嗎！准是条鏈子魚。……”

誰也不回过头来看一看。

“可是，我的看法是这样，”伏洛佳·彼特連柯說。“不管住在哪个城市里，那有什么區別呢？現在，梁贊对我就很合适。等我毕了业，我高兴到哪儿就到哪儿。”

“是嗎，真的嗎？”維特卡說。“工作的問題怎么办呢？你一去到一个什么地方，那你就得留在那儿了。”

“不論哪里，我总是一样喜欢。”

“你說什么，不論哪里？假如是庫頁島呢？”

“好的，那我就喜欢庫頁島。”

維特卡张开嘴巴，想重新找些話来反駁，然而想不起来了，他自解自慰地說：“是喽，各有所好嘛。”

“那么，你怎么样呢？我想你今年总还是在这儿上学吧？”米嘉笑着問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不知道，要問他媽媽才知道，”伏洛佳說。“他媽媽怎么說，他就怎么做。”

“也許是，也許不是，”維特卡臉紅了。

“哎呀，象你这样粘在家里，”伏洛佳說。“要是我，早就溜了，我宁可工作去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在家里吃閑飯嗎？”維特卡怒冲冲地問。“家里的事情全都要我管。”

伏洛佳笑了。

“家务事！……那算不了什么工作！”

“那么，你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可不一样，”伏洛佳神气十足地說。“我現在学习。等我讀完了技工学校，那时咱們再瞧吧。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总不会吊住媽媽的围裙帶子。十四岁的小伙子，还象娃娃似的揩鼻涕！喂，你那儿魚上鈎了！甩呀！”

“偏不！”

“傻瓜！”

維特卡咬着嘴唇站在柳叢旁边；明明看見浮子沉下去了，然而，仅仅由于固执，他不把釣竿提起来。

“大家好好儿地釣魚，你們怎么吵起嘴来啦？”米沙·柴泽夫說，他的牙齿格格地响着。

“我沒吵嘴，”伏洛佳和平地說。“这不是我的事儿。他不是个小孩子，他能給自己做主。”

“他能啊，”米沙說。“維特卡，你不能嗎？米嘉这就要到莫斯科去，他不怕；只要他們让我去，我也不怕。有什么

么可怕的？我一下火車，就找厂长去。……”

“什么厂长呀？”米嘉笑了。

“不管什么厂长，我就一直冲着他去說：‘我在学校里已經讀完六年級，我懂分数和百分法。你有什么活儿嗎？我想找点做做。’”

“厂长准会扯起你的耳朵，把你推出来的！”

“哦；不能够，他不会的。他沒有任何权利那样做。我是有事情来的。你得有点勇气。不要对方一提出工作来，馬上就接受。不要馬上就回答問題，說——我要考慮考慮。”

“米沙應該当厂长啊，”伏洛佳說。“全萊比坚的小伙子們，可就都有出头的日子了。”

“不——，”米沙当真地說。“厂长我可不中意。你曉得我喜欢什么样儿的工作嗎？我要做我能看得到的事情。比方一个工程师吧——造一所房子，有門儿、有窗戶，应有盡有。”

“說得怪好听，”維特卡說。“不过，你就是算术勉強勉強才及格啊。”

“喔，自然啦，我还在学习呢，”米沙承認。

太阳漸漸地热起来了，孩子們都把清早来釣魚穿上的衣服脫掉了。溫暖使他們安靜下来，話也少了。

小魚醒了，咬着魚餌；不时一根綫在空中一閃，綫头儿上吊着一条亮晶晶的白楊魚。偶尔一条貪嘴的鱸魚，鰭尖得象針似的，被提出水面，于是孩子們便围住那位幸运的漁人，称赞那条魚。

“好家伙！瞧这条鱼！”

“准有半斤！”

“不止！”

“瞧它把钩吞得有多深，都拿不出来啦！”

米沙·柴泽夫比谁钓得都少，但他的情绪并不因此而低落。浮子一动，他就十分兴奋地叫起来，胡乱猜想着就要钓到的那个“大家伙”的个儿；当钓竿举起来的时候，一看连鱼食都没有了，他快活地喊着说：“跑啦，他妈的！”

麻烦的是他的想象力使他着了迷。他就好象真看到了在对岸水底下那条光滑的、发光的肥鳊鱼；他看见它摆动着鳍越游越近，似乎饿极了，发见了这爽口的蚯蚓，卷着尾巴用鼻子嗅着。……这付样子，米沙看得太出神了。他用两只手紧紧握住钓竿，用了足以把四五斤重的鱼提出来的力气举起钓竿——好象这条大鱼已经钓住了。

“等一等，让他把食好好吞下去，”米嘉说。

他躺在岸上，太阳晒得他懒洋洋的，只不想动。从支撑着脑袋的臂弯里，他可以瞧见伸展到远方的、向帖普金山右边绕过去的顿河。

这座山上有个地方，就是八百年前瓦西里·帖普金和他的两个兄弟住过的洞。瓦西里带着望远镜站在山头上——不，那时候当然还没有什么望远镜——但不管怎样，他就是站在那里，顺着这条顿河、顺着那条大路向前望去，一直望到后来已经没有了的那座森林的尽头。当他看到一个富有的商人，他就吹起唢呐。接着他和两个兄弟夺了商人携带的一切

东西——食品和貨物——把它們分給穷人。

后来，萊比坚建立起来了。

是的，米嘉明天就要动身了。几年以后，他会再回来的，那时候俱乐部早已盖起来了，在它的牆壁里头就有他米嘉用双手从古老的兵营那儿搬过来的 247 块磚头。他曾經想在这些磚头上做个記号，好让他以后認得出，但是，后来他想起来了：牆上还要塗泥抹灰的。

他要帶着一只大衣箱回来。箱子里有送給維特卡和米沙还有所有男孩子們的礼物。还有一件特意給媽媽的真正的礼物，一件很大、很美而且很貴重的东西。

他不想給媽媽拍电报說他就要回来了。不过也許不用电报，她也会知道……在这一点上，米嘉对自己并不太老实；他不想承認这种想法，不过当地报纸也許会登出消息，說德米特里·烏拉索夫現在要回到萊比坚来，已經是个……呵，一个某方面的专家了。

如果他回来修一条自来水管路，让大家不必到頓河去担水，那好不好呢？不过，即使他真的修了，一条自来水管路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……最好建設一个工厂……萊比坚拖拉机工厂。……

萊比坚……是呀，一座漂亮的小城，它真的是一座漂亮的小城啊！好吃的苹果，美麗的大河，还有一大群男孩子。他在莫斯科讀完书再回来，時間要有多么久呢？五年——五年該够了，那时他就十九岁了。他会象……象誰呢？象跟媽媽在同一个地方、在“农艺师”国营农坊工作的伏洛佳·彼

特連柯的大哥哥那樣，他是一位水果和蔬菜方面的專家。當一個水果蔬菜專家不怎麼有趣。雖然教師在學校里講過試驗新品種——必須這樣那樣地接枝……至於他自己呢，等到了莫斯科，他要選一門……一門……

“米嘉，你睡着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，什麼事？”

“下水洗個澡吧？”

伏洛佳·彼特連柯已經在脫襯衫。米嘉也正要脫，但是他的眼光落在水桶上，想起了他是答應給媽媽打水來的。他担起水桶來，匆忙地回家去了。

2

米嘉離家的那天，他媽媽的心情極度混亂。假如有人來對她說不要讓她兒子去莫斯科，留他在家里跟她作伴，她一定會這樣做的。但沒有誰來說這一類的話，因此她心痛地給孩子準備着出門要用的一切東西。

有許多要告訴他的話，有許多要叮囑他的事，但是這些都說不出來。安菲薩·伊萬諾芙娜已經有二十年沒有離開過萊比錫，關於大城市的情況，已經記不得許多了，而她這顆做媽媽的心唯恐她的孩子得不到妥善的照顧，她又不能在他身邊。誰會對他壞，壞到什麼地步，她是沒法猜測的，但她却被這種模糊的預感折磨着。她越是想到這些，就覺得米嘉越是幼小，直到最後，她簡直覺得是要把一個小娃娃打發到

广大的社会里去似的。

是的，她有个姐姐住在莫斯科——米嘉一下車就一直到姨母家去。然而不曉得为什么莫斯科沒有答复她的电报；而且，不管怎样——姨母和母亲总不是一回事，何况还是十二年沒有見過她这位外甥的姨母呢。

所有这些思慮不住地在安菲薩·伊万諾芙娜的头脑里急剧地旋轉着，結果使她的心情混亂极了。她只能用前不联后，杂乱无章的話道出她的最后的叮嚀。

“当心，穿过馬路要留神。”

安菲薩·伊万諾芙娜从屋里走到門口，又折回来；把东西从这儿搬到那儿；最后，不曉得为什么把火油炉点着又弄灭了。

“記住，要听大人的話。”

她又开始整理衣箱——这是第十次了。她突然又想起还有旁的事情。

“不要喝酒。”

她想說，她会想念他，会感到孤單，会盼望他来信，但所有这些話，說出口来的只是：

“同时，不要和坏人来往。”

你怎么能够样样事情都設想到叫他提防呢？

晚上，在火車开行前三小时，米嘉的朋友們来了。他們靜悄悄地坐着，一直到該上車站去的时间，态度很严肃，知道是参与了一項重大的事件。

对米嘉的出門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。

伏洛佳·彼特連柯，他自己几天以內也要回到梁贊的技工學校去，認為這不過是事物正常發展中的一個正常過程。一個年輕小伙子成長起來了；有雙手，有頭腦——就得去使用它們。伏洛佳不知不覺地在模仿教他旋工技術的班主任，那是一個五十歲的男人，嚴厲、寡言而且精明老練。伏洛佳還不滿十六歲，對他來說，嚴厲還是容易接受的，寡言就比較困難了——有時他的嘴忍不住想羅嗦幾句；至於精明老練，伏洛佳直接了當地搬用了班主任的許多聰明的格言，其中一句就是：“有雙手，有頭腦——就得使用它們。”

米沙·柴澤夫為米嘉高興。他認為米嘉去莫斯科實在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孩子。是的，他聽說在那里有四十多個電影院——如果不是更多的話！而且用不着等長到十六歲，你就可以到地下鐵道里去，這是千真萬確的；還有，房子有時會搬家，因此你睡在這條街上，等醒來是在另一條街上了。至於工作呢——多得很，如果他自己有機會去的話，他絕不會老是干一種工作，他要干干這樣，再試試那樣，歸根到底，干什么都是有趣的。他可以進一所技工學校，假如他不喜歡這個學校的話，他可以離開，再進另一個學校……

對米嘉的離別感到最痛苦的是維特卡·卡爾波夫。他強烈地羨慕他的朋友；他寧愿付出一切代價來換取象米嘉的處境。但是，不得到媽媽的同意就離開——不，那是不行的。而且，離開還不會走路的小妹妹，他也難過。無論如何，他不是一個能從家里逃出去的孩子，但是他又不知道怎樣才能使情況改變一下，從家里走出去。

上車站的時間到了。

他們在濃厚的夜色里穿過市鎮，跨過水壩旁邊的小橋，來到多塵的、兩旁有着房舍的寬街上，這裡是普什卡爾地區了。

一彎纤细的新月升起來了。她發出的光微弱得等於沒有，好像她出來只是为了孤芳自賞罷了。

現在，米嘉甚至比白天更少意識到他真的就要走了。他媽媽在他旁邊沮喪地拖着沉重的步子。伏洛佳提着一口衣箱，米沙抗着一只帆布背包，背包壓得他直喘氣，維特卡用力拖着一只盛食物的籃子。

“我走啦……我走啦，”米嘉想。“明天這時候，我就不在這兒了……”在黑暗里，他摸了摸媽媽的衣服——好像是無意之間挨了一下似的，他突然感到為自己、為媽媽、為萊比堅很難過，覺得在鼻孔里、兩眼附近似乎有一陣奇怪的刺痛。

車站上擠滿了人，有些是回到莫斯科的學校里去的，還有一些是度完了暑假回家去的。車站上的燈光只照亮了建築物的本身，其餘地方是一片漆黑。火車是從耶列茲開來的，在這兒只停三、四分鐘。人們估量着他們的車廂可能停在什麼地方，把他們的行李搬來搬去，彼此走散了又四處叫喚。車站上一片熙攘和喧鬧——時而歡樂，時而激動。

安菲薩·伊萬諾夫娜呆呆地站着，顯得無能為力，茫然若失、悶悶不樂。她再也沒有什麼能為她兒子做的事情了。他站在她身邊，可是實際上他已經離開她了。

維特卡擠到站在黑暗里的他的朋友的身邊，用高過四周